



中国杂技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发展，如古树繁花，生生不息。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艺术逐渐摆脱传统的流动表演方式，转向剧场展演。近年来，杂技展演从全国性到区域性，从主题内容到形式类型，层次越发丰富，满足了各地、各层次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践证明，杂技展演要想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离不开剧场、在场与市场的多方加持，更离不开“技”的无限超越——这是杂技展演“破圈”的成功密钥。

剧场是杂技展演展示绝活的平台，更是融“艺”于“技”的创新载体。逐渐走向绚丽舞台的杂技艺术，借助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赋“艺”于“技”，不断丰富着传统杂技的本体内涵。舞台上，通过融合剧场特有的舞台空间和技术资源，助力杂技实现由个体表演向集体呈现的转型。“走钢丝”“空中飞人”“爬杆”等传统项目，在舞台上被重新编排，焕发新彩。新世纪以来，杂技剧的诞生更将杂技艺术的舞台性、戏剧性推向极致。《天鹅湖》《依山山水情》《百鸟衣》等一批优秀杂技剧相继涌现，剧场里的杂技因“剧”而“火”。走向剧场展演的杂技越发综合化、主题化，杂技晚会（秀）和杂技剧成为主要表演形式，获得观众的喜爱。

剧场展演的杂技因此强化了表演

杂技艺术唯“技”可破

性，强化了角色塑造和情感表达，观看杂技也从单一的身体技巧欣赏，升华为与节目同行的主题对话和思想共鸣。但近年来各类展演对舞台综合性审美的过度追求，却弱化了杂技的本体属性，“扛”“柔”“翻”等杂技基本功仍有待苦练和夯实。在杂技的剧场中，“技”始终是主角。

传统杂技最初即以“沉浸式”演出形式，实现了演员与观众的同时“在场”。“在场”作为西方哲学概念，意指“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其主要特征为“敞开”与“无遮蔽”。就剧场艺术而言，“在场”强调深度代入与环境互动，通过观众参与实现沉浸式体验。杂技走向剧场后，形式越发丰富，却也与观众产生了某种“间离”。因此，杂技展演需在充分利用剧场综合资源的同时，保有杂技的“在场”之“技”，与观众重新建立起深切的互动关系。

杂技表演依赖演员的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唯有现场观演，才能深切感受到这门古老艺术的张力和氛围。杂技演员展示高难技艺并被观众目光聚焦，是最核心的“在场”。杂技展演的“在场”同时强调观众的参与介入，因此，创意环境式杂技、沉浸式小剧场等策略应运而生。杂技从宏大剧场走向街区、古旧建筑、商场中庭等实景地，将观众纳入演出环节，实现全程互动。

以魔术为例，沉浸式表演几乎伴随其艺术发展全程。魔术师不仅是技巧搬运工，更是时空操控者，可以将观众带入奇幻世界。因此，魔术展演更需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将观众拉进演出场景并参与互动，通过多感官介入与场景化叙事，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创意“在场”，是拉近杂技表演与观众的有效形式与手段，灯光、投影、VR/AR等技术，与服化道深度融合，共同打造视听盛宴，并为凸显杂技绝活提供载体辅助。惊险的高空平衡、超越人体极限的柔术力量、变幻无踪的魔术技巧……这些“硬核”技艺是杂技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观众走进剧场，

最根本的期待是亲眼见证“人力所不能及”的震撼瞬间，于是，观、演的真正“在场”是表演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街区市井，浪迹奔波，传统杂艺人通过突破身体极限行走江湖，谋求生存。因此，杂技从诞生之初便带有鲜明的商业属性。时至今日，实现审美与市场双赢仍是杂技艺术的重要诉求。各级各类展演要想将观众吸引到剧场，为其买单并主动传播，需对当代观众进行精准定位。

对于杂技展演而言，家庭亲子、青年群体及杂技资深爱好者，是必须服务好 的核心观众群，因此，杂技展演需开发适应不同群体观赏需求的节目类型。此外，杂技展演并非“几场游”式的工作任务，应要不断开拓展演的商业运作模式，利用多元化盈利与可持续运营方式，提升影响力和参与度，并增加市场收益。

目前的杂技展演多为政府主导的品牌活动，每次展演都集中呈现一个时间段内的杂技精品，但此类展演所能提供的空间、场次有限，有必要探索常态化展演机制，在核心旅游城市或文化地标设立专属剧场，进行长期驻场演出。还可将大型展演拆分为小型化、灵活化展演，满足特色景区、艺术节等多样化需求。开发文化衍生品也是拓展市场的有效手段。对已有出圈之势的杂技剧，可借鉴舞剧IP开发模式，将剧目改编为影视、动漫等形式，持续拓展原生作品的影响力。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传播杂技节目精彩片段、讲述杂艺人故事，让杂技艺术的这份“惊奇”被更多人看见、热议，进而带来流量、提升效益。

技为骨，艺为魂，杂技展演的破圈之道在于“以技载道”。杂技展演让“技”被看见，但唯有“技”本身足够震撼、并成功转化为有温度的艺术表达时，方能真正破圈人心。杂技的破圈奇迹，始于技艺的惊险瞬间，成于技艺的艺术升华，恒于技艺引发的精神共鸣。因此，对于杂技艺术而言，无“技”不立，唯“技”可破。

据“学习强国”平台

民艺新生背后的破局

能够作画，乌拉草的韧性适合编织，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转化，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态认知体系。每一件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器物，都凝聚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对生命价值的充分尊重。这种智慧来自民间，源于千百年来中国人与土地对话的经验积累，是人与自然达成的最朴素、最深刻的契约。当当代设计与古老智慧碰撞，迸发出的不是怀旧的感伤，而是面向未来的创新灵感。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乡村的可持续实践犹如一剂清醒剂。它不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不计较即时的投资回报，而是在慢工细活中构筑起一种更为恒久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渗透到精神领域——它教会我们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约束中发现自由。当城市在垃圾围城中焦虑不安时，乡村正以其特有的从容告诉我们：真正的进步，不是向自然索取更多，而是真正理解什么是万物共生；不是创造更多的需求，而是发现已有的富足。

这种返璞归真的智慧，或许正是我们这个当下最需要的解药。

在机器复制的时代，这些带着匠人温度的作品以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为我们保留了最后一块真实的存在感。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一段凝固的时间，记录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当全球化的浪潮冲刷

着地域特色时，这些手工艺品成了文化多样性的最后堡垒。

当代手工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创造性对话。当年轻的设计思维遇见古老的制作技艺，当数字化的表达方式碰撞手工的质感温度，产生的不是对抗的火花，而是融合的光芒。这种对话让传统得以延续，更让文化获得面向未来的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手工艺突破原有的边界，不再是简单的“保护对象”，而成为当代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它既保持着与历史的血脉联系，又积极参与现代生活的构建，展现出惊人的文化适应力与创造力。

最终，乡村手工艺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生活可能。在这个可能性中，快与慢不再对立，新与旧不再冲突，本土与全球不再割裂。它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依然能够从容地拥抱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在尊重传统价值的基础上，依然可以大胆创新。这种平衡的智慧，或许正是手工艺留给当代最珍贵的恩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故步自封的保守，而是兼收并蓄的开放；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传承中的不断创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手工艺的原因。因为它不仅连接着我们的过去，更指引着我们的未来。

据《美术报》

岂曰无声？ 河山即名！

当历史的黑白影像在荧屏上渐次染上色彩，当泛黄照片中凝固的面容重获呼吸与温度，这已不仅是一部电视剧的场面，更是一场庄严的致敬。《沉默的荣耀》的开播，就旨在拂去历史尘埃，引领我们凝视一段几近被遗忘的、悲壮的过往。

长久以来，隐蔽战线上的故事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与一些虚构的人物不同，《沉默的荣耀》中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这部剧颠覆了传统谍战剧以悬念为核心的叙事方式，从一开始便通过暗示与旁白宣告：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群走向牺牲的英雄，“他们能否成功”的疑问被“他们还能走多远”的叹息取代。这种向死而生的悲剧结构，为剧中每一次选择、每一回交谈、每一个眼神赋予了千钧重量。吴石获得情报后的片刻欣慰，朱枫卷发藏胶卷的情报传递，都表现了他们在生命的倒计时中，将每一分、每一秒燃成信仰的烛火，照亮前路。

这部剧还通过细腻的人性刻画，将英雄还原为有爱有惧、有牵挂有软肋的普通人。于和伟饰演的吴石将军，是蒋介石亲点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也是代号“密使一号”的顶级特工，但冷硬的面具之下，他更是丈夫、父亲和思乡的游子。剧中与夫人“约法三章”的片段颇为动人。当夫人含泪提出“不许在外喝酒”“每日九点前回家”“你到哪，我到哪”这些看似家常的要求时，吴石的每一次颌首，都是对平静生活的无限眷恋与无声告别。他面对同志牺牲时手的微颤，酒后用闽南语吟唱歌仔戏时的洒脱，皆无比动人。与老友的对话，更将其内心抉择展露无遗。友人劝其顾及家人安危，莫赴台湾险境，吴石却追忆过往自己提供的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与城市的破坏，反问“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这背后，是他“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的深切悲悯，最终那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是他放下个人命运、担起家国未来的铮铮誓言。

剧作的深度，亦系于塑造出的反派的高度。谷正文、毛人凤等角色，构筑了一个强大而可信的“深渊”。尤以谷正文为甚，他并非脸谱化的残暴之徒，而是智识与阴鸷的结合体，他的存在令英雄步步惊心。剧中他通过几本书推断中共台工委密码本的情节尤为精妙。他从《死魂灵》《家》判断其主人的思想倾向，而真正的突破口，在于那本崭新洁净的《雅舍小品》。他断言，此等散文非坚定、勇敢的共产党人所喜，只能是做密码本这种工具之用。能从阅读品味窥见主人的精神内核，此种对手之可怕，远超枪炮酷刑。从这里出发的正邪较量，正是光明与黑暗在人性泥潭中的生死搏杀。

《沉默的荣耀》播出后，最令人关注的并非破3的收视率，而是其在现实中激起的巨大涟漪。无数观众自发前往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祭奠剧中烈士的英灵。这部剧作为影视作品，完成了它的一个重要使命：不仅讲述历史，更激活了尘封许久的历史记忆。

无名英雄广场本身，便仿佛是一部沉默的史诗。它坐西朝东，遥望台湾。纪念碑上的铭文有云：“夫天下有大勇者……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故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乃至殒后无名。”这正是吴石、朱枫们的真实写照。“岂曰无声？河山即名！”《沉默的荣耀》之所以动人心魄，归根结底在于所有戏剧冲突皆深植于真实的历史土壤，它唤起观众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亦引发对信仰最深刻的叩问。它提醒观众，今日的阳光灿烂，确系有人曾以生命为火，将黎明前的黑暗一寸寸点亮。烈士的荣耀，不应归于沉默；而我们的铭记，更应铿锵有声。据《人民日报》



乡村这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始终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智慧。乡间小道，脚下的每一寸泥土，路旁的每一株野草，田间的每一根秸秆都在讲述关于循环与永续的故事。这里没有所谓的“废弃物”，只有尚未被发现或被遗忘的资源；这里没有刻意的环保宣言，只有融入日常的生存哲学。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乡村以其独特的材料观，为人类保留了一扇通向可持续未来的窗口。

手工艺，这个看似传统的词汇，在当代语境下正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不再仅仅是关于技艺的传承，更成了一种文化表达的媒介，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链接。

在乡村，物尽其用的智慧从来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火草的纤维可以织布，高粱的秸秆